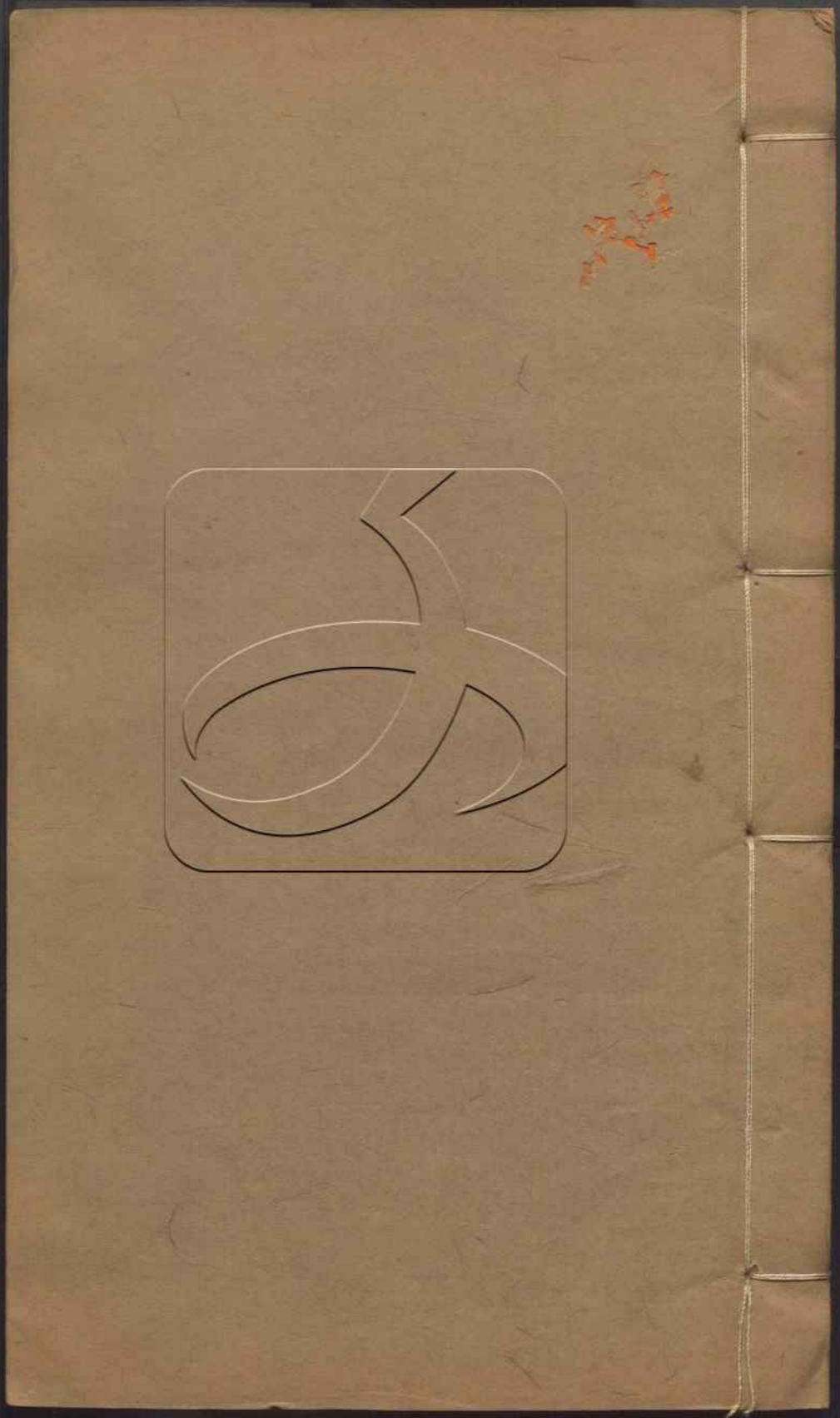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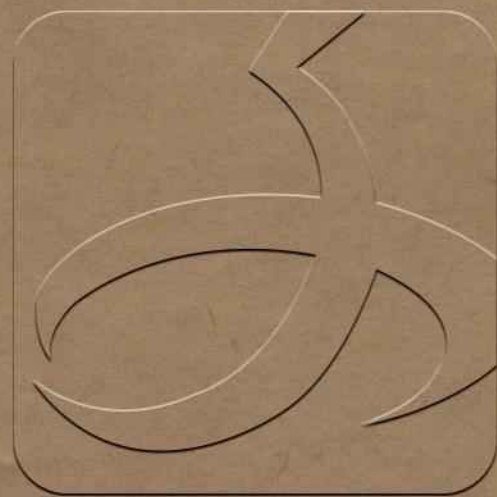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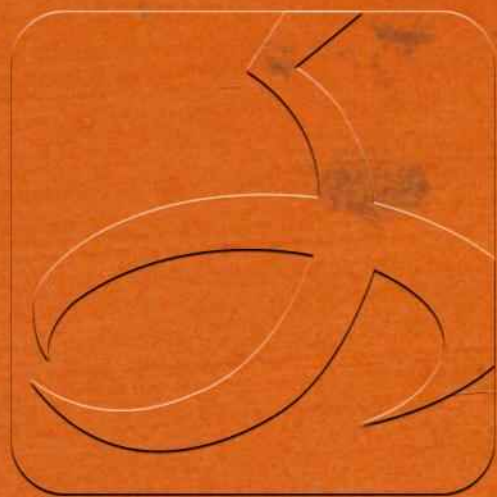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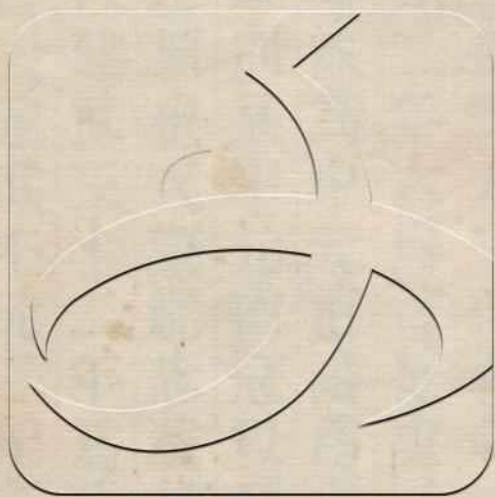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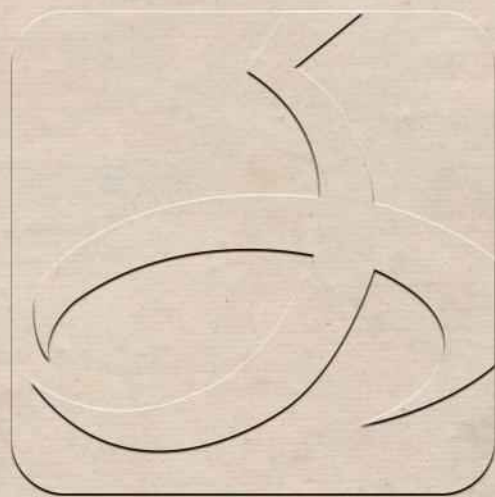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六

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榼閣碑其末云
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
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
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
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
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
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据甚明
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



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旣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慥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鬻復然後省有言不應驀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卽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厯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

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
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
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
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
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
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
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
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

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
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
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
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一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
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
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
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冤豈其然乎宣帝治尙嚴而三人者又從而

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彘周有石尙宋有石彊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苻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翦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奧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韓詩竹字作蔣音徒沃反亦以爲篇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卽菘蓐豆也篇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菘竹按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榘寇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腳莎菘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扞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

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莞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卽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

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薤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曰龙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曰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
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
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
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
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

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
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
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
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
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
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
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
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
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
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及延

英開上邑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
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
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
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
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
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
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
卽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
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
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
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
審取可謂詳盡尙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
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
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
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
修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戌
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後入漢有爲齊
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

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戌爲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妣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卽日改

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
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
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
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卽位他
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
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
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制之故往往或失其
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
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
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
州爲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
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
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
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
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
 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
 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
 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

開闢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

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
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
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
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
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
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
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
悄慍于羣小非對也遭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
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苑彼桑柔其下
侯甸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
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
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
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
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
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
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
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
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

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

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護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

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
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
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
買驪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
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馭計因經過官人喪馬
卽磨破驪背以銜賈之旣售矣策聞自追及告
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
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
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
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
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
之非眞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馭
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
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
人數里返之疇以直又飲馭醇酒曰汝所欲酒
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
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
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
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荒是故不

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禳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

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棫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子按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羌同最爲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顛心與楚角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己而畫一之法成約

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
此焉肇之唐房玄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
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
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
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
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勸御夷
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
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
之理壞變府兵爲彊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
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
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彊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
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
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
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
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
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褒錄韓王
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停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
哉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寘二大寶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眞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故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按語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薛能詩

辭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
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
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
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
落處暮柳閒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
前清露溼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
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
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
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
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
顥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
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
首敘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銜
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
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
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
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
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
秋聲溼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
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

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
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
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
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夫言如此但稍推
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
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
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
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
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
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
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
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
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
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
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
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
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斬石坐離宮道橋

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
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
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
侯趙弟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
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
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
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
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
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
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

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在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旣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
爲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
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爲副慶厯四年十一
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
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
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謔之理丁公長
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
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旣至而腦疽作求補
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
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
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
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崖在陳
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與之
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
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
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
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
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
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

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弩

東坡作石弩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弩丹及箛
籥楛梁州貢弩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
貫之石弩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
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
師古曰楛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
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弩則自春秋
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弩楛矢國有
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弩魏景元
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弩後通貢於石
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
鏃長二寸蓋楛弩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
來莫識恐不考耳子家有一弩正長二寸豈黑
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閒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
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絺綌冬
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
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

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
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
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
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
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
官八十餘日卽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
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
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
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
眾至於送死淝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
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
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在以外寄付方伯而
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旣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
百年之閒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
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暕王彪
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

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闡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眞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晷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閒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

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閒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閒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閒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眾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

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眾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鵲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卽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眞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合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甦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

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邱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聞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

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
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提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
言耆以策于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
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
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
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
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

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贏並武
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
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
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
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
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
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
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

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
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
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
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
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
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
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
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
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
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
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
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
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眞宗末年

眞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閒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

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驚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卽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卽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

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眞宗啟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温公記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卽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會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

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爲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伐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權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

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
經怪之說以敦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
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
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
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
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
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
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

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
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
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
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
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
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
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臾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垪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

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卽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爲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爲國八十年傳數酋矣未亡何邪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旣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

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
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
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
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
部尙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
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
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
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
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
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
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
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
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
百年間此風尙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旣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馘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卽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暉榜暉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肅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會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攻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旣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

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閒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

事右語云諮報尙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
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
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
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
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
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
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揚行密復葺之
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
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
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
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
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
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

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
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
傿傿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
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儂
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
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
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
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

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
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
入哭而葬己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
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
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
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

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庠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徒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

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
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
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
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
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其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
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
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
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
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
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令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盜眞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盜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盜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

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尙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

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
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
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
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
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据如此今當
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旣而自斃詔
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

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
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
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
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
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
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子曰
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
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
滔滔天險坐過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

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
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
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
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
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
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
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
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

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
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
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
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
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
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
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

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辭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旣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卽服降旨聲鍾給賻旣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

萬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
其在外者非易箠屬纊不復有請聞千百人中
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
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
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
人物故者卽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
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
人若眞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
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太上覽奏欣
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旣
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
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
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
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
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

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尙書吏部郎官子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子曰省劄中豈有尙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尙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子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

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
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
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
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
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
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
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
卽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曰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
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
滅趙氏程嬰公孫杵曰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
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
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
乖妄如是嬰杵曰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
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
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
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
嬰爲成信侯杵曰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

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
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
先聖帝明王之墓尙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
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壠爲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
進御卽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
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
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
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
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
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
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
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
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
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
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
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

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
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虜懷王
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
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
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
四十萬幾於社稷爲墟幸不卽亡終以不免此
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强大
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
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
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
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
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慈易李牧而滅魏使人
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
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
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
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

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
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
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
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
無慆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
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
慘鵬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
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
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
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
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
閒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
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
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
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

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
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
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
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
卽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71021566

